

性的源流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张炜著



流性的源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张炜著



6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的源流/张炜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
ISBN 7-80676-932-3

I. 诗...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893 号

· 唯美主义文本系列 ·

诗性的源流

作 者/张 炜
摄 影/田恩华

责任编辑/甘 棠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75 千
印 张/8.875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932-3/I·171
定 价/19.00 元

自序

屈指算来，我发表作品的时间至今已有三十年了。这么长的一个时段，以篇目论，写得最多的是散文。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为它不是虚构，它仅是真实的记录。所以有时候，我会特别看重自己的这一部分文字。

在中国古代，大约是清代以前，诗与散文是高贵的文体，而小说还算不上。士大夫们不作小说。只是很久以后，小说作为一种吸纳力极强的文体，自身发生了蜕变和再造，这才有所改观。但也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包容诗与散文，有了它们的特质，于是不再等而下之。

可见散文的雅致与清纯。

三十年里我一直把散文当成心灵的刻记。一个人面对时代生活必有声音，而散文就承载了这发声。生命如何经历，怎

样蜿蜒曲折、悸动和感激，都在这些文字中了。所以当一个人于几十年之后再次抚摸从前的篇章，也就等于抚摸自己的历史。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将这些繁复琐碎的篇目整理和顺，依次编排。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这样做了，并加了一点源出文字的图片，从而使记录和说明进一步清晰起来。

这些散文一直编下去，会有许多卷。于是它们让我珍惜的同时又有许多不安，因为这等于将自己的稚嫩和浮浅都罗列出来。但我不能一一擦掉昨天。

生活仍在继续，这些文字还在继续。我知道自己在目击，在幻想，在追忆，在言说，在感激和痛苦，在化为一行行文字。

2005年2月16日于万松浦书院

目 录

自序	001
----------	-----

辑一 战胜遗忘

心事浩茫	003
第二次选择	019
难忘的诗意和真实	022
心灵和物质的对话	050
冬月访谈	064
战胜遗忘	079
心中的交响(一)	083
心中的交响(二)	095

辑二 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梦想	103
我跋涉的莽野	107
焦虑的马拉松	119
想像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127

自由:选择的权利,优雅的姿态	138
从“辞语的冰”到“二元的皮”	142
世纪梦想	150
悲观与喜庆之间	155
人的用具	161

辑三 守望的意义

存在的执拗	169
土地,慨叹之余	174
纯粹的人与艺术	178
读在泰山	188
倾向和积累	202
守望的意义	213
精神的魅力	222

辑四 萦回的声音

诗性的源流	235
真挚的诗声	243
长路吟	247
自己上路	251
运河谈片	254
萦回的声音(外二篇)	262
文学泰山下(外一篇)	269

辑 一

战胜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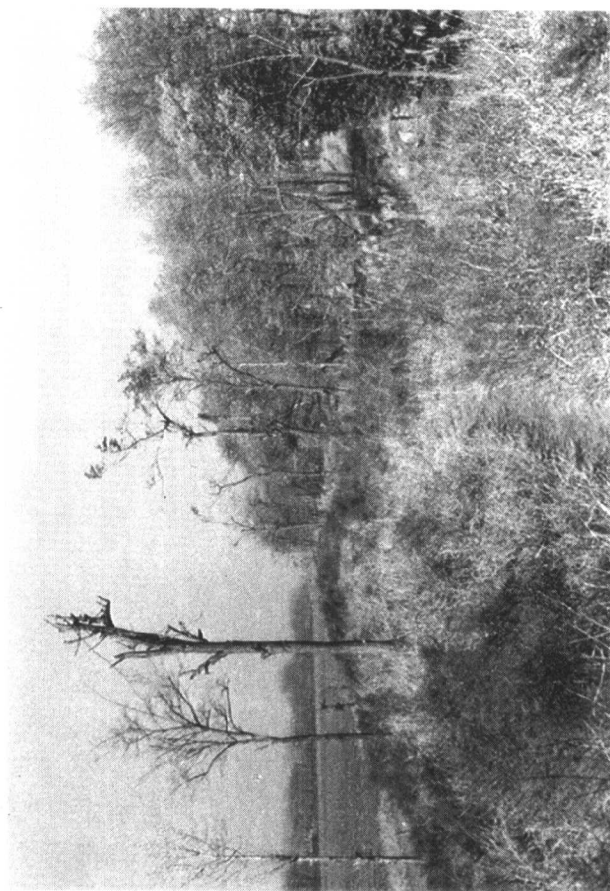
心事浩茫

档案应对公众开放/《古船》的准备

我在档案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不到五年,相当于一个本科大学生的学习时间。也算是再读了一所本科大学吧。实际上在这儿学到的东西独特而新奇,远非一般大学所能给予。我当不属于档案管理者,因为要编纂一部《资料汇编》,就要翻阅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历史档案部分。当然可涉及到一部分所谓的“秘密”,这一部分不知今天是否已经完全对外开放?

档案资料作为文化遗产,一般讲应该对公众开放,公民有权力在生活中利用档案。虽然世界各国都有档案保密的范围规定,但这种规定都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现在看,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档案已无多少秘密可言。

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接触那样的材料还是有很大新鲜感、刺激性。以前看到的文学、书籍都是被别人过滤了的、重新组合编辑过的,而我这时看到的几乎全是原始资料。已早已过世的声名显赫者的手迹、他的图片、声音,等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常常使人一整天处于激动之中。人的



芦青河古道

想像难以超越现实。当时,无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留下来的记载、形成的文字,都是极其特殊的,弥散着无法言喻的气息。你真的可以不时嗅到血腥味和硝烟味,还有历史的未可名状的气味。

想写一部长篇,并且写得很“重要”,这个念头一直就有。因为在我看来,好多长篇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个性色彩,没有自尊。从艺术价值上看就更谈不上了,有的被捧成“名篇”,你翻一翻,拙劣得可怕。反正我不准备那样写。要做到一点点想像中的成功也许要花掉十年二十年生命。我为此认真地做了准备,积累了材料也积累了想法。构思在调整、完善,一些思考也在深入。但我一直未能动笔。这事一直拖到1984年底,当时已离开了档案部门。

档案资料的作用/熟悉库藏/思想的禁锢

有人说《古船》招了一些麻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披露了不该披露的机密。这个说法当然不能成立。这是个很通俗的想法。对于任何事物,我们总是急于找到最直接的逻辑关系。

我几乎没有在《古船》中引用一行档案文字。档案资料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把我的思维引向深入。实际上我做档案工作时,有关部门已经做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虽然大致只是对内开放。一个搞创作的人只要手持单位证明,都可以去查阅案卷目录,从中找到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要读到他想读的一切也不可能,因为一方面他不熟悉档案库藏,另一方面有的部分不可能完全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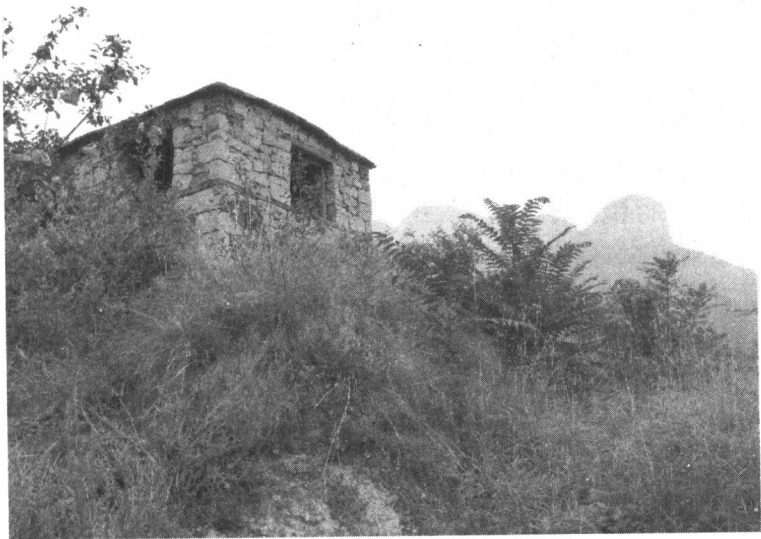
我当时思想上还相当禁锢，未曾想过超出规定开放的部分，更不要说别的了。我涉及到的方面，是早已公开的部分。问题是集中起来加以系统的考查，又坚持了原则，就有人不高兴。在生活中要坚持个原则从来是很难的。有人不仅要逼着你像他一样浅俗，还要你像他一样不讲信义，助恶行亏。

实地考察/保持逼真肃穆的内在心情

我为写这本书做过大量实地考察、走访了不少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介入者。现在不少人以为这样的工作只应该由纪实作家去做，比如记者们。而在我看来，好的文学家都必须重视，要一生如此。你只要看看那些风行中的满纸的胡说八道，毫无根据的编造，就明白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求实、求真，不仅仅是求所谓“艺术上的真实”。“真实”起码不能歪曲。有些杰出的、才智过人的作家为一本薄薄小书的写作跋涉万水千山，始终坚持实地勘查。

我书中只有一二处写到了齐长城，翻了有关的几本书，还是去实地印证。我想得出个自己的见解。当然一时也不可能。关于东夷族的情况，这方面的专著让我受益不浅，但我并未仅仅停留在书上。我前后四次到东莱族故城遗址去，说不上研究还有个感受。我也记不清多少次到粉丝工厂作坊遗址、古河道去了，收获让我难忘。

当年参加土改的同志我认识很多。他们的讲叙才是栩栩如生；他们有时自觉地将当时的情况与后来的记载相对照，向你指正，这很感人。巡回法庭人员、杀人者、起义者、儿童团员，我都一一走访。每到了有名事件发生地，我都久久不愿



郊区山里的一座孤房子

离去。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创作寻找材料，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逼真肃穆的内在心情，让其贯穿创作的全过程。

“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山里的孤屋

写作《古船》是藏起来的，先后换过一些地方。这本来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事。有人据此演绎夸张，说是“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什么，很可笑。任何人要认真写篇稿子都害怕打扰，更不要说写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了。当时报刊杂志约稿的人比现在活跃，他们在旁边看着你干，你能干好吗？还有

城市农村,大学的文学朋友,大家都要常在一块儿。

一开始在军区招待所找了一间小屋,这儿离家比较近,每天可以像上班一样去写作。如果写作兴致高、写得久了,还可以在那儿吃饭睡觉。大约半年多的时间,被熟人发现了,传来传去知道的人多了,这样找我的人也就经常光顾小屋了。没有办法,只得挪个窝,就这样,我才想法去了那个“阴暗的角落”。

那是郊区山里的一座孤房子,真的长年不见阳光,是废弃不用的一个配电小屋,大约有十平方。第一天去了一看,满是垃圾,脏得可怕,室内墙壁上壁虎乱蹿。大半个墙都熏得乌黑,大概是进山的流浪汉夜间烤火弄成的。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打扰,那时治安情况比现在好得多,也不用担心坏人。我在里面安了个小桌、小床,烧点热水,就写了起来。在这儿一直把草稿打完。

反响和争执/接触社会问题的尖锐性

“书中的社会负载量很大”——这个看法一直占上风。而我始终认为书的着力点不在这方面。有人要批判、问罪,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也有人装出一副卫道士的面孔,内心里却泛着非常渺小的念头,这很清楚地让人看到了。他们习惯于抓住某一点来做文章,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艺术家,缺乏艺术分析的基本能力。

建国以后形成了个普遍经验,差不多人人都明白,要毁掉一个文学工作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政治”上的毛病。从艺术上无论怎样贬低都无伤皮毛。于是后来出现的批评《古船》的文字中,差不多没有一篇在谈艺术上的不足,而都说

“有一部艺术上卓具才华的长篇”、“有着惊人的艺术才华的长篇”——可惜它政治倾向上犯了毛病，等等。

是他们错了。他们忘记了，一个真正热爱艺术，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人，大概不会对那一类挑剔感到有趣。

我的朋友们——读书界、文坛上，他们给予我极大鼓励的，恰恰是这本书全面实现的一切，当然主要是所谓的“艺术上”……我直到今天为止，还从未因一部作品收到如此多的来信，在它发表当年，我每个星期都要收到几十封陌生读者的信。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他们在信中说，他们如何地激动。是的，我在写作的全过程中，曾陷入了怎样的感动啊。还让我大获安慰的是，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差不多都给予它以肯定和深刻的理解。而一般而言，在社会上反响较为强烈的作品，往往是比较粗糙、缺少独到建树、很难在文坛获得通过的东西。

《古船》发表很多年了。它在通俗艺术覆盖一切、金钱的欲望遮去一切的今天，早该被遗忘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仍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惦念它，我不断地收到寄自天南海北的信件，询问关于它的情况、交流他们的看法……这些，都让我想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它的意义。

公开的或内部的批评/落井下石及构陷

公开的批评我不怕，因为公开了，就处在大家评说的境地，就要受公众的监督，毕竟要好得多。怕就怕一切藏在暗处——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这是不太讲究、不太磊落的。《古船》也有热闹的时候，可不久又突然受到了冷落，传说某某权威部门调阅了发表该书的刊物多少份；某领导的具体批评。

有一个阶段，在公开场合提《古船》是犯忌的。

要说损失，少得几次奖不算什么。再说作品是很多的，读者评论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凭什么说就该《古船》得到呢？进一步讲，我更重视自己的劳动。

其他方面，比如说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趁机落井下石，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世风日下，这些年发生了多少恶劣的事情。文化界本来就藏下了不少污垢。这些不值一提。总之既然搞了艺术，就应该好好工作，用汗水浇灌自己的艺术之树。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矿山工作，听说我已被作了如何严厉的处置，非常难过，并告诉了我的亲戚。他连夜乘车赶来济南，一进门见我正好好好地读书、与朋友玩，高兴得哭起来。

出国受阻的事有过，但讲起来比较复杂。开始几年，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举行“文学周”，他们翻译了《古船》的几章，邀请我和另几位朋友，我们都顺利地参加了。后来另一个国家两次因《古船》邀请我，据有关部门说是我自己“耽搁了”。两次当然都不是我个人耽搁了。正好我那会儿也忙，算了。

所谓的“耳食之言”/劳动和中伤

长时间有人一直在说“领导的批评”，说某领导受“耳食之言”影响，发火等等。

不少人热衷于这样的传说，显然没有多少意思。他们忘记了人的素质和大的环境。这说明“左”的东西易行，有人就是适应“左”的气氛，喜欢借机搞点轰轰烈烈的事情。在任何时候，我们更应该警惕的，倒是那些送去“耳食”的人。那些人心理阴暗，却喜欢冒充“公允”，暗地里忙着偷运“耳食”，破坏